

欢迎文学爱好者们来稿,题材不限,形式不限,来稿请发送到邮箱 673976360@qq.com。本期《祖庙文艺》,一起欣赏来自秦澜、李剑平、大路、鲁文仁的作品。

本版统筹/谭碧韵

## 城的往事,梦的故乡

◎文秦澜

说起诗人海子的梦,我自以为是做做“远方的忠诚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”的梦,是“要成为太阳的一生”的梦,但究其内蕴更可以深掘为迫切地回归灵魂家园的梦。诗人的死,是一生对梦中故乡的追寻。那座曾为乱石投筑的“梁山城寨”,偶然从诗行里升起,时至今日,却依然唤醒了那些,沉湎于我记忆深处的“城”。

苍城是我懵懂青涩的梦。

静静地横卧在一处空谷的平原上,我无心具体地说出它在哪里,它只是藏在我深深的梦里。

苍城虽则是一个不知名的小镇,但五千多烟灶,一万多人家,却足以照见它的拥忙。清晨或傍晚,于我外婆家门口所望的苍江的老桥上,总会聚拢起赶集的、做买卖的,抑或是过桥去打散工的人群。他们大多为本地的乡民,日复一日,自河西到河东,来往穿梭于这条小镇的“主干道”,只为营各自的生活。偶尔或听到有汽笛声的响起,于是人群的吆喝声便“倏”地混入了那绵长绵长的车龙里。

在他们身上,青涩的我似乎总能看到日子的重担以及岁月留落的伤痕。而这些结痂的伤口,多年以后,是否会随着年轮的挥散一同老去?

我自幼生长苍城,对于苍城的

山山水水,自然铭记很深。外婆的家虽只是一间平房式样的小楼,但门前是一片开阔地,更遥遥相对着数里荷花的苍江江畔。每逢季雨时节,当晴天逐渐收敛了颜色,只在半空中拉上一层黛青色的帷幔,更斟了些澄明雨露,则青天碧落之下,纵是一片迷蒙的幻境,从山野的一隅漫散开来,倒也分不清,哪里是宿雨,哪里是江畔人家晨煮的炊烟了。

如今,每每触及苍城这座小镇,我总会念起曾经的车水马龙,那驻满了我和外婆的年岁的拉肠店,还有那一重被当地人拜为“圣山”的北立峰。

凤凰是我深沉年少的梦。

距离初到凤凰,总也有两年的光景了。但这一座风雨边城,之于我实在留下了太多的梦,和往事。与苍城不同,我是在成年之后来到凤凰。如果说苍城只是一淳朴的农家少女,那凤凰比之自是一位意韵丰满的闺妇了,只一瞥便留下了我永恒的忆。

一汪沱江自北向南,悠悠驶过那深蕴的平寂,合着两岸的青山古楼,更随风动,一幅烟柳画桥的古城泼墨画便孑然横赋于眼前。时过境迁,如今的沱江两岸尽是些酒厅食肆。每值月上柳梢的垂暮之际,华灯映水,歌舞荡漾,又有多少绿林酒客,得以徘徊

于内,忘乎己身。兴之所至,更可以倒一杯红黄,以沱江水的悠悠洗净那满腹的愁肠,实在是如梦亦如幻了。

我时常想象,在那些月光柔和的晚上,又曾有多少文人雅客翩然来到,或于沱江之上泛舟低吟,或隐没在巷陌灯光的独影里,静观一段段百态的人生。而此情此景,落在我身上自然是合适不过的。

曾几何时,我总习惯踢踏着草鞋,把自己想象成当地的人们,恣意游走在古城的巷陌里,只为能追寻一段段城中的秘事,感味那一道道绰约的风姿与情怀,如此便已心安。

漫徊在古城的深处,我常为一个流浪者的歌声而驻足到深夜,也会因亲见街头卖唱的女姑娘而感慨至深,更会为横卧街边的孤儿所打动,终将留下了分文,和泪零。

.....

城是城的往事,梦是梦的故乡。

正如海子诗中所说的“永远守望平静的家园”一样,一座城就是一个世界,一段往事,一个故乡和梦,承载了一代人太多的思忆与情怀。那些如往事随风而去的“城”,或许终有一日会蓦然遣散而境迁,但那段尘封的往事,那片浮在云里的故乡,却一如昨夜的梦,永远守在我记忆的深处。

## 在岭南,我等待

◎李剑平

在岭南,我等待  
等待着一个痴情的恋人  
把久别重逢的思念  
往北而放飞  
或者跨越长江之南  
渐渐地覆盖  
一个春天的边缘  
对一树樱花的思念  
早已蓬勃成林  
而一场疾风厉雨  
让思念的焦灼与不安  
零落成泥  
潮湿的一朵朵的相思  
坠落成伤痕累累的花瓣  
这时,在岭南  
我点燃了红豆的相思  
与你,相互取暖  
在岭南,因为爱  
我依旧在风雨中等待  
等待思念的樱花  
疯长成粉红的春色  
掩映在黄鹤楼前  
让一簇烂漫爬上枝头  
采撷盛开的光和热

## 再见林徽因(节选)

◎文大路

图书馆的蓝天总是像洗过一样,仲夏的大雨灌在南草坪上,一片盎然的绿叶泛起晶莹的光。读书的人三三两两,吮吸着湿润的空气。

这是大约十七年前的光影,那个时候,我读大四。在刷馆时,我找了一本浅灰色的书,看崭新的样子就知道没有多少人翻阅过。一伸手,民国女神的清丽面庞印在眼帘。封面上只有一张照片,也是我们脑海中经常闪现的那张经典美图。她左手触树干、右手扶鲜花,眼角英姿、眉宇音韵,浅

浅的微笑荡漾着,澄澈的眼神让人如坠黑渊。

一个新的旅程旋即开启,在二十岁的夏,向着时光潮流而上。

读了很多本有关的书,积累起许多片断,剔除了自相矛盾的一些细节,终于拼成一幅比较完整的绚丽的图。每一块都是用了很多心力的念想,都是倾注了很多情感的工笔画。这幅画是时代性、标志性、创造性的。跨过了民国和新中国的林先生,以笔墨文章和人生历程在理和象两个层面重塑了国人对审美、对女性、对文化的体验。

基于此,我看她的生命至少有三个点熠熠生辉。

首先是开拓者。在上世纪30~40年代,她实地考察测绘祖国大地两千多处建筑。赵州桥、山西应县木塔等,正是得到她和同伴的研究和背书,才得以传承至今。参与编写《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》,让许多珍贵的历史得以存续,让我们不至

于在时光面前怅然若失。她在专业领域积累的业绩和功德,堪称标杆、恩泽后世。

也是引领者。林先生以自己的文字写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居魅力的一页。这不,“那一天我要跨上带羽翼的箭,望着你花园里射一个满弦。”我想,能听出弦外之音的人,才情是合格的,能听出弦内之音的人,品行是坚毅且优秀的。

最重要的,她是终结者。起码于我,对女性的所有设想,在她身上,找到了归属。情怀、智慧、担当、爱心、容貌、文辞……都达到了可以暂停探讨和想象的极致。

在每一个当下,我的目光时常把她的样子和言语从脑海映射在墙上,如同雨点敲窗、琴师悠扬,更是青松明月、溪河江海。时光的小尾巴不会溜走,欢喜时、踌躇时、困顿时,都会想起十七年前和许多个十七年前的光影。

嗯,幸会了。

## 林荫路

◎鲁文仁

斑驳的光影从叶隙疏落  
人群在小路上晃动  
往前走就能看到  
两棵树伸开手臂拥抱  
风过后  
一棵树对另一棵树耳语

往前走  
就能听到喜鹊在家门口叫  
时间再久点  
就能看到浓荫遮天避日  
夕阳坠落远方

林荫路  
走过谁缱倦静寂的时光

